

“先结婚后恋爱”

事在人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先结婚后恋爱，一生热爱、八九十岁大院士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上课，下面是一些具体的例证：

- ♣ 北大的史蛟教：是激情可以来自精通
- ♣ 浙大的郑强教授对于大分子化学的学问也没有早期的热爱
- ♣ 北航的刘大响院士
- ♣ 清华的张光斗
- ♣ 清华的潘际銮
- ♣ 西安交大的陶文铨院士

“包玉刚同志就是包办的婚姻、最后也是幸福的家庭。 ”

包玉刚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做主的。尽管已有“五四”运动影响，但婚礼还是按老式传统举行。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在一片喜庆锣鼓声、喧闹声中被送入洞房。包玉刚掀开了新娘子的红头盖，惊喜地发现妻子竟是如此端庄俊美，温婉可人。黄秀英也满心欢喜仪表堂堂的包玉刚。两情相悦，彼此深深爱上了对方，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相濡以沫，甘苦以共。包玉刚有四个女儿：陪庆、陪容、陪丽、陪慧，现在都和女婿一起掌管着各自的事业。

后来两人相处一直很恩爱，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包办婚姻都是不幸福的。

北大的史蛟教：激情可以来自精通

<http://km2000.us/mywritings/passion.html>

北大史蛟：激情?咋兮?

下载该视频



如果我们去看成功人士，他们确实往往对自己的事业抱有那么大的热情，这也不可解释。现在很高兴，梦回答辩，大家都知道相关性并不表示因果，是热情导致了成功，成功导致了热情。这其中会不会有一个反向因果问题？没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答案，来自 MIT 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康乐博士，他的答案这其实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就是说这其中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

现在大家一定很想知道第三方因素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第三方因素就是精通**，你對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当你反复的磨练自己，当你的职业技能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准，成功和热情会分摊而来，他们不过是你自己的一个技能积累程度的**副产品**。那么如何精通的这个问题，古往今来答案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不断练习的场地**，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

对于我而言，当我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觉是如释重负**。

为什么？因为天赋热情，理论其实是一种命运决定，属于对不对？他告诉你说你已经有一个热情已经存在在那里了，你必须接受它，然后去找到它。但是如果热情是后天养成的，那么我们就是自由，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可以去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找到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我们只需要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不断练习。听起来似乎有点乏味，不像天赋热情

的那么浪漫。但是我们要记得的是保持专注和努力的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所以我们的命运在自己的手中，**我们的命运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自由的真正含义啊。**

浙大的郑强对于大分子化学也没有早期的热爱

视频: [浙大的郑强教授对于大分子化学的学问也没有早期的热爱.mp4](#) [Link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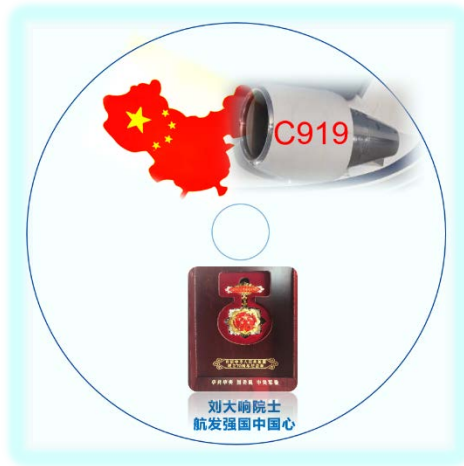


北航的刘大响院士

~我对航空发动机是先结婚后恋爱~

~刘大响

视频：刘大响院士 航发强国中国心



下载 CD+video : [ldxCD.rar](#), 视频来自：我是科学人

清华的张光斗

<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4/04454611999s.shtml>

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已 92 岁高龄，现在仍然坚持每天去办公室上班。

12 月 21 日下午，记者来到清华大学 11 公寓张老的家。只见这位水利专家依然坐在电脑桌前工作着。一楼的客厅，楼上的工作间、卧室，都是张老读书看报的地方，也就都成了书房。

张老年逾九旬，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办公室离家有一公里远，通常都步行去。更难得的是，他学习电脑知识并掌握很快，绝大部分文件、书信都是自己在电脑上输入、编辑，而且打字速度并不慢，一般不需要秘书。

张光斗，1912 年出生，江苏省常熟市人。193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1936 年、1937 年分别获美国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9 年 10 月起在清华大学任教至今，是我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60 多年来，在水利水电工程教育、科研等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届、七届常委。

清华的潘际銮

<http://www.mmcs.org.cn/gz/1224/1727/2016-02/131197.shtml>

这位将近 90 岁的老派院士至今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科研成果的经济价值早已高达千亿。

潘际銮的国家级科研成果不在少数，但是潘际銮却一直不大众所知。他坦言，很多国家科研项目具有保密色彩，所以不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他的论文并不多，在社会上也不出名。关于钱，潘际銮也坦言，好多科研成果是国家项目，为国家创造价值是应当的，对于他个人能不能因此受益，拿多少钱，他“根本不在意”。潘际銮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想“干活”，单纯的是因为自己“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想要“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赚钱牟利。年届 90 的潘际銮至今每天还要在实验室里工作 10 个小时左右。

潘际銮院士对自己的收入相当满意，他说自己收入“万把元一个月，比我老伴儿高——她是北大的退休教授，退休金 5000 元/月。”当听说社会上不少“金领”年薪百万时，潘际銮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么多啊！”他并不羡慕。确实，在他家里，最贵的也就是两台台式电脑，他一台、老伴儿一台，其他要花钱的地方，不多。

即使抛开潘际銮的这些极具经济价值的研究成果，单论他中科院院士的头衔，他的生活也相当简朴。要知道，国家有明文规定，院士待遇要参考副部级干部。而潘际銮的生活水平显然与副部级毫不相干。他在清华大学的荷清苑宿舍住宅楼，装修堪称简陋：老旧的家具把本来就不甚大的一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沙发罩也随意的用两只别针简单的固定在沙发背上，而他喝水的杯子甚至就是一只原本装速溶咖啡的玻璃杯。

而他在清华大学焊接楼的办公室，则要比简陋“更简陋”。在这座几十岁的老楼里，潘际銮作为该学科的筹办人，只有一个光线不甚好的小办公室，大约只有 10 平米。这间小办公室被几件已经掉漆的家具和书报资料塞得满满当当让人没法下脚。他的办公室还连着焊接操作车间，电钻、车床、焊接机械到处都是，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小型车间。

潘际銮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身边的人也很严格。早几年前，他在南昌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就挤在办公楼西南角那间 12 平方米的屋里办公，秘书徐丽萍只能

在过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间办公室。徐丽萍给潘际銓做了六年秘书，在玻璃间就坐了六年。徐丽萍说，在潘校长上任时她就是正科级，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也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徐丽萍笑称自己都不敢印名片，“那么大年纪，还是科长，实在不好意思啊”。



他 80 高龄时还用自行车带妻子“遛弯”

潘际銓在清华很出名，除了他的那些科研成果，主要还因为下面这张照片。

潘际銓喜欢骑着自行车，带着比他小四岁的妻子李世豫在校园里散步，去菜市场买菜。有次两位老人骑车，被一个学生拍下来放到了网上，据说在清华的 BBS 上很火，同学们说两位老师真有神仙眷侣的气质。“直到后来出了点小故事，别人说你别这样，两个 80 多岁的老人，出了事不好办。”他才停止“载客”生涯，现在老伴儿买菜便坐公交车。

潘际銓也有过专车。当年在南昌大学担任校长的 10 年间，一辆留学生捐赠给学校的老旧尼桑“蓝鸟”是他的专车。下属们劝他换辆好点的车，“您是我们的校长，出去是学校的代言人。”他不听，觉得没必要。10 年届满离开南昌，那辆“蓝鸟”也正式报废，他在清华又过回了自行车上下班的日子，“没啥不习惯。”

这位泰斗级的院士跟老伴儿的生活可谓简单而有规律。每天上午 8 时 30 分，在家吃完老伴儿准备的早餐，他就蹬着电动自行车，一阵风般飞驰十多分钟，到办公室上班，带着 20 多人的团队干活；傍晚 6 时，他又蹬着自行车回家，老伴已经准备好了晚饭；晚上上网、回回邮件，一天便过去了。现在他骑的电动车是他 80 大寿时一位学生孝敬的“舶来品”，他很喜欢。

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院士”曾经告诉媒体，他最近在为他的电动车发愁，电池老化快报废了，却配不到新电池。“一个学生说可以帮我改装一块电池，我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如果车子坏了，潘际銮就得步行 1 个半小时上下班，“毕竟年纪大了，有点走不动。”

对国家社会的赤子情怀

别看潘际銮院士年近 90，总说自己是一个过时的老派学者，但他却完全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更不像一个年过耄耋的老者。

比他小好几轮的同事郑军说，“潘老师还很年轻呢”。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 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

潘老师十分关注国家、社会大事，特别是攸关学界的事，总是仗义直言。甚至有人说，对好处不敏感的潘际銮，对于“涌”到眼前的学术界“坏事”，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得罪了不少人”。



1948 年，潘际銮（圆圈标注者）清华大学毕业照

2007 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以在职博士的身份冲击院士，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那一次也恰好是潘际銮最后一次为评选院士投票（2007 年因年满 80 岁成为资深院士，不再参与以后投票），他是院士中少有的公开发声者。“这个是很罕见的，你博士还没有毕业，说明你还不具备博士水平，你怎么能够来选院士呢？”

在投票期间，对于张曙光学术成果的真假，学界争议纷纷。潘际銮说，当时不少院士的疑惑是：他平时抓工程那么忙，哪里有时间 and 精力写专著？“我们又提出，能不能把草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最后，稿子也没能拿出来，大家心里就明白：这不是张曙光自己写的。”最终，张曙光冲刺院士头衔告败。

潘际銮心牵国家社会的性格，是其来有自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正在负笈求学，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目睹了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20 多岁时，在炮火声中从老家九江逃难到昆明，‘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这位出身西南联大的老科学家，自此就把自己同国家命运“焊接”在了一起。

潘际銮至今还会唱西南联大的校歌，每当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都“激动不已”，忍不住流下眼泪。

潘际銮院士总说自己是一个过时的老派学者，那么我们希望，像这样的老派学者能够再多一点。

西安交大的陶文铨院士

https://www.sohu.com/a/335165672_100017903

陶文铨，总是匆匆忙忙地走在校园里，瘦瘦的身躯、花白的头发、整洁的衣着和手中的那个大包总有些不相称。每逢有人跟他打招呼，他的脸上都会露出谦和热情的微笑。在三尺讲台上，50多个春秋里，他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和较快的语速常常引起学生们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他的弟子们说，深夜从他在实验室房间里透出的灯光都是一种感动和激励……

不耽误学生一节课

从1966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陶文铨在教学一线度过了50多个春秋。

陶文铨讲课很有特色，重点突出且信息量大，深受学生欢迎。在对本科生的教学中，他注意引入新内容，并且常常通过采用撰写课程论文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研究生课程则加大新内容的比例；对博士生的课程，每次都要更新15%到20%的内容，还特意引入一些有分歧的观点，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讨与思考。

上大课时，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挤满教室，他掏钱买了20个小马扎，每次上课前在教室摆好。坐着小马扎认真听讲的学生，成为陶文铨课堂上独有的风景。

“不能耽误学生的一堂课。”陶文铨这样说，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他曾经的学生、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何雅玲还清晰地记得，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课程，一次，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的陶老师，特意提前归来，从机场直接赶到教室给同学们上课。甚至他上午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下午就回去上课。他上课时间控制得非常好，常常这边话音落下，那边下课铃声刚好响了。

陶文铨常说：“**要对几百双渴望知识的眼睛负责。**”所以即使传热学、数值传热学、计算传热学近代进展等课程已经讲了很多次，但每次课前陶文铨仍会认真准备，纳入新的体会和内容。**“上课就像梅兰芳演《贵妃醉酒》，演一遍有一遍的体会，讲一遍有一遍的收获。”**

如今，年过八十的陶文铨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坚持给学生授课。2015 年，陶文铨院士获评全国“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2014 年，他成为**首位西安交大教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此前，他还是**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陶文铨指导的学生中，有 1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2 名长江学者、4 名国家杰出基金获得者、4 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撒贝宁讲述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为何不站在舞台中间】当主持人撒贝宁称陶院士是年近八十高龄时，陶院士立刻“较真”自己才七十九，是个“七零后”。而其他两个外号也可见陶院士精神矍铄：一个是“九三学社”，每天九点钟准时上班，凌晨三点之后学生还经常能收到他发来的邮件，这样好的精力让学生们都敬佩不已；另一个外号是“飞行员”，到今天还常常出差，感兴趣的科学问题都要自己亲自去而不愿意让年轻人代替自己去。当主持人好奇“总觉得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应该是所有的东西您都知道的”，陶院士一脸严肃地说“科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必须继续学习，学到老活到老嘛！”过去我们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感觉学习是跟着人的寿命走，陶老师是反过来，“学到老活到老”，你能学到什么时候，你的寿命就有多长。

这样一位“七零后”虽满头花发，至今仍伫立讲台，甚至从 2013 年起全程用英语为研究生开课数值传热学。这门课已成为西安交大的“网红”课，300 多个位置的教室每节课都会挤着 400 多个学生，陶院士还贴心为没有位置的的同学准备了小马扎。一位上课总坐在第一排的青年代表分享了自己的观察：这门课虽然开了 5 年，但陶院士的 PPT 永远在更新，课前永远是早早来到教室默念备课。而这种精益求精、严谨负责的精神也在陶院士的学生身上落下深深的烙印。一张学科“三代人”的合照惊艳全场，陶院士自豪地炫耀“都长得比较帅吧！”

<http://tv.cctv.com/2018/05/04/ARTIQ0Ynm7eBYuesl7l3c5xE180504.shtml>